

南北朝唐五代佚文辑考

祝 尚 书

昔日读书，于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唐文拾遗》及《续拾》之外，偶得佚文数篇，弃之可惜，遂笔之于纸。久闻时贤对严辑《全文》、《全唐文》皆有补编，此竹头木屑，不足示人，置之笥底，已逾十载。盖补编体大，需期之久远，故迟迟未见面世。则此虽以寡少见笑大方，或未尝不有补于文献也。短篇悉录原文，长文唯载其目，并各加考按；《全唐文》辨误一则附之。

游九龙潭宴别序 （晋）张 说

安平王地惟藩翰，才实宗英。悬鹄镜於胸怀，运龙泉於掌握。以为时和政理，实探道之奇；贱物贵身，尚延龄之术。悠然远览，乃卜兹山。属圣主之能仁，遂贤王之雅好。罗纨罢御，与朱邸而长辞；金玉满堂，栖白云而不顾。岩石洵美，结构多奇。锦壁周庭以造天，玉泉注户而鸣壑。三光贝树，影入山窗；九节菖蒲，光摇砌水。竹林茅宇，自冥栖隐之心；药物图书，即有灵仙之气。人惟帝念，岩穴所以增辉；地入王家，樵采尤其不犯。嗟乎！林栖谷饮，古亦有之。岂有贵而为王，炼形云壑，希世独立，万世谁邻？予晋以来，一人而已。群公等衔紫泥之宠命，间清溪之逸游。驻骖騑，步岩石。

籍落花而听时鸟，累宿忘归；荫芳树而美春泉，穷年不厌。衣冠车马，明日下於春山；鸾鹤笙歌，今宵共乎芳月。隐沦可作，将知心与事违；城阙非遥，终惜风流云散。下官少怀微尚，早事灵丘。践畴昔之桃源，留不能去；攀君王之桂树，情可何之。请人赋一言，俱裁六韵。

——清吴秋士辑《天下名山游记》（不分卷）

按：张说，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宋文》卷49收其《璚瑁麈尾铭》一篇，作张悦，注：“一作说。”并有小传，谓其在魏时历中书吏部郎、侍中等，晋安王子勋以为司马。入晋复为太子中庶子，泰始六年（270）为三巴校尉。有集十一卷。则张说（悦）由魏入西晋，然严氏却编在南朝宋，误。考此《宴别序》之“安平王”即司马孚，所游九龙潭在登封县。

让婚表 （南朝宋）江 敷

王偃无仲都之质，裸雪於北阶；何瑀阙龙工之姿，投躯於深井。召必以三脯为期，遣必以日出为限。若披请不申，当刑肤剪发，投山窜海。

——宋阙名撰《历代名贤确论》卷69

按：《历代名贤确论》卷69引宋张商英论唐太宗之南平公主，谓“刘裕时，江敷当尚主，乃上表让婚曰”，云云。江敷，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未收其人，事迹待考。

铭系记 （北齐）杨衒之

东魏静帝兴和四（按：当是“二”之误）年庚申岁，西魏文帝大统六年、梁武帝大同六年也。高僧云启往西竺求法，至龟兹国，遇天竺三藏那连耶舍，欲还东土传法。云启曰：“佛法未兴，且同止此。”遂将梵本共译为华言。云启去游印土，那连耶舍亲将至西魏，值时多故，乃入高齐。文宣帝礼

遇甚厚，延居石窟寺。以齐方受魏禅，未暇翻译别经，乃将龟兹与云启所译《祖偈因缘》传播。居士万天懿殷勤叩问，深悟玄旨，遂将校对。昭玄沙门昙曜同西天三藏吉伽夜所译《付法藏传》，失於次序，兼无偈讖，乃写本进，去魏朝证其差讹（原注：《付法藏传》，当魏武真君年中信崔浩、寇谦之邪说，毁灭佛法，至文成帝和平年中重兴，故缺也）。梁简文帝闻魏有本，遣使刘玄运往传写，归建康流布江表。

——宋释惟白《大藏经纲目指要录》卷8。又见《昭和法宝总目》第二册

按：杨衒之，北魏末为抚军府司马，齐天保中卒於官。著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。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北齐文》卷2收其《上东魏主启》、《洛阳伽蓝记序》。

念佛三昧宝王论序 （唐）释飞锡

客有高信，至吾禅居，前礼致问，辞甚清逸。问吾曰：“修心之人，成道捷径，法华三昧，不轻之行。念佛三昧，般舟之宗，金为无上深妙禅门者，愿闻其致。”对曰：“吾拱默九峰，与世异营。紫书曲临，自紫阁山草堂寺，令典千福法华胜场，向三十年矣。希高扣寂，未有若君之所问者也。子将涉无生之龙津，欲图南以鹏举，吾不敏也，尝试论之。”今则略开二十门，以明斯旨耳。

——《乐邦文类》卷2（《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7卷，《续藏经》第二编第十二套第五册）

按：飞锡，唐天宝时僧人，《全唐文》卷916收其《楚金禅师碑》等两篇，并有小传。《乐邦文类》卷四载飞锡《宝王论拣示往生义》，疑即所序《念佛三昧宝王论》之一部分。

五台山灯台颂 （唐）张处贞

按：文载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11、光绪《代州志》卷6，题后署“柱国张处贞撰”，文略曰：“上为开元神武皇帝师僧父母、太子诸王、文武百寮、州牧县宰：盖闻能仁不测，宏开八政之门；真相无边，广辟二乘之路”，云云。碑后题“大宋至道二年（996）二月二十五日重修建”，并修建人姓名。原文长，此不具录。

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注曰：“石刻，八面，高一尺四寸，每面广三寸六分，二行至七行不等，字亦不等。正书。今在代州。”编者原按：“碑后刻宋至道二年重修，五台人名氏，前刻《唐五台山及灯台颂》，柱国张处贞撰，有‘上为开元神武皇帝’云云。新、旧《唐书》本纪：开元元年（713）十一月戊子，加尊号为神武皇帝。此碑撰於唐之证。……按五台自晋即显名，内经以为清凉山。前代碑碣今多不存，此颂撰於唐世，足资考证，良可贵也。”光绪《代州志》原按：“撰文之张处贞，结衔但书‘柱国’。考柱国为功臣勋阶，次於上柱国，文武官一二品者用之，则亦一时之显者也。”张处贞但知为开元时人，事迹不详。

与欧阳生论文书 （唐）余知古

近世韩子作《原道》，则崔豹《答牛享书》；作《讳辨》，则张昭《论旧名》；作《毛颖传》，则袁淑《大兰王九锡》；作《送穷文》，则扬雄《逐贫赋》；作《论佛骨表》，则刘昼《谏齐五疏》。虽依倚若此，愚未功过。

——宋释契嵩《镡津文集》卷19《非韩下》第二十一引

按：余知古，《全唐文》卷760仅载其《谢段公五色笔状》，小传谓“文宗时人”。此书当是片断，全文已佚。

祭神照禅师文 （前蜀）王宗寿

维乾德元年岁次己卯十月乙未朔，十五日己酉，弟子扶天佐命忠烈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太子太傅兼中书令、食邑五千户嘉王宗寿，谨以香烛茶果之奠，致祭於故神照禅师之灵。惟灵大教著龟，释宗水鉴。传心印以悟道，握智珠以谈空。三乘洞晓其真如，四众颇虔於精妙。自携瓶锡，来驻灵山，斥鹫岭之高僧，超人天之胜果。云臻士庶，渴法如仰於醍醐；雨骤缁黄，得旨似沾於雨露。方化缘而大布，何香火而或亏。盖以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爰归真寂，永断沈沦。弟子宗寿，幸以孱庸，久钦德宇，克慕出尘之益，将隆离垢之能。岂料法舟，俄登彼岸。今则迁神已卜，归塔行期，恨无缁（按：疑当作“缩”）地之能，并写终天之诀。敢陈苹藻，式表追攀。灵鉴澄明，伏惟尚享！

——《古宿尊语录》卷35（《频伽藏》腾六）

按：王宗寿，字永年，前蜀高祖王建族子（一云许氏民家子），高祖以同姓，录为假子。武成中赐爵嘉王。久之，领镇江节度使。后主嗣位，进太子太保，奉朝请，以炼丹养气自娱。改武信军节度使，随后主降后唐。后主死，上书求葬其宗族，后唐明宗以为忠，署为保义军行军司马，寻为缁州刺史，复为平卢节度使，以寿终。《十国春秋》卷38有传。《全唐文》卷889、《唐文拾遗》卷48录有王建假子王宗佶、宗俦、宗弼文，而遗宗寿此文。

附：《全唐文》误收《奇石山磨崖记》辨

《全唐文》卷900载巩伯璩《奇石山磨崖记》，巩伯璩小传曰：“伯璩，北汉天会十五年（935）官尚书虞部郎中、权知藁城县事。”今按：《全唐文》之所以收入此文，当据《磨崖记》末署“天会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记，鹿泉南亨刊”两句（见道光《常山贞石志》卷

13)，所录正文将两句削去，而移入小传。《十国春秋》卷105《北汉二·睿宗本纪》：乾祐九年（956），“是冬服除，改明年为天会元年（957）。”同卷《英武帝本纪》：“既袭位，仍称天会，不改元。”於是“天会”年号延至十七年（971）。则天会十五年，当北汉英武帝刘继元时，值宋太祖开宝二年（969）。乍看，作《奇石山磨崖记》虽已入宋，然“五代十国”之北汉尚未归降，《全唐文》收录不算错。

然而《全唐文》编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《磨崖碑》在何处？其地宋初是否属北汉？

按道光《常山贞石志》卷13引《获鹿县志》曰：奇石山，“在县西北二里许。石清润，可为碑碣。山脉自虎山东北逶迤而来，环绕城廓。”获鹿县属河北西路真定府，有宋开国之初即据有其地（参《元丰九域志》卷2），而不属北汉。在有宋版图内磨崖作记，决不可能署北汉年号。

其实该《磨崖记》既不属北汉，也非宋有，而是金人所镌。《常山贞石志》原编者按曰：“右记，巩伯璫撰，王琯书，郭宗益篆额，赵炳温同建。案金熙宗天会十三年（1135）正月嗣位，不改元，仍称天会，至十五年十二月始诏改明年为天眷元年，正与史合。奇石山，《获鹿县志》……（称）上有元人磨崖记，即此刻也。碑为金刻，而《志》称元人，误。伯璫、琯、宗益、炳温俱无考。”以《磨崖记》作于金熙宗天会十五年（1137），极是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中文系